

電影！電影！



時間過的真快，一晃我們被別人從大哥、大叔到現在喊成大爺了。梁啟超在《少年中國說》中說，老年人常思既往。如今，我們為明天想的多是吃什麼了，而時常能讓我們想起的便是年少時的事了。小時候最讓人感興趣的事情莫過於看電影了，一聽說晚上村里要放寬銀幕彩色武打功夫片，課都聽不下去了，心早就飛到了電影場上。

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上，我們村有一個專業放電影的，他放電影的地點就在我們村小學隔壁由四面土牆圍起來的農機站里。一放學，同學們就像脫韁的野馬立刻飛奔到家，死纏爛打的向父母要電影票錢。禁不住娃娃們的纏鬧，一些家長便繳械投降了，而勝利了的小伙伴們高高興興地拿上小板凳去“電影院”占地方，還會順手拿上一塊玉米面窩頭，再順手撈上一塊咸菜，邊走邊津津有味地吃起來。盡管那時候電影票錢只有 5 分錢，可是我們家孩子多，負擔本來就重，父母自然沒有那個閑錢支持我去買電影票了，不過我也不會束手待斃，一到家便扔掉書包，來不及吃母親做的晚飯，迫不及待地從瓦罐里撈出一個高粱餅，揣在懷裡就從家里蹦了出去。一路邊小跑，邊啃高粱餅，由於沒有水，又不不停地打着嗝，直到“電影院”門口，餅早啃完了，看着排着長隊依次進場的人們，我便擠在邊上等待時機。其實“電影院”是沒有門的，就是兩堵牆中間留下的專供拖拉機進出的兩米寬的通道，中間擺着從學校借來的兩張課桌，邊上剛好留出一個人進出的位置。門口有三個人負責張羅：一個人維持秩序，一個人盤着腿坐在課桌一邊賣票，另一個彪形大漢則坐在開口的那張課桌一邊收電影票。彪形大漢一條腿順着桌子垂下，另一條腿蹬在牆上，時刻防止像我這樣隨時準備混進去的小孩子。有時候，一個人會同時拿着幾張票，帶着幾個人一起進入，告訴收電影票的人：“我們幾個是一塊的，這是我們的票”，這個時候，我的機會也來了，我會混在其中，看也不看收票員，徑直大搖大擺地往進走。當然，也有被識破的時候，這時候，我會被彪形大漢提上領子拎出去，這樣，我就不再會容易混進去了。第二天上學時，便纏着晚上看了電影的小伙伴讓講給我聽，之後，我又把聽來的電影情節繪聲繪色、並且眉飛色舞地講給其他小伙伴。

那個時候，我們最盼望的就是誰家包個電影，那樣，我們就可以擠在一個大大的打麥場上，看不需要買票的免費電影了。因為電影在那個時代實在是太稀罕了，包電影一時間成了農村人身份高低的象征。光景過的好一些的人家，要是有了紅白事，都要包場電影，以答謝村里前來幫忙的職客們，同時還可以聚聚人氣，收獲一眾鄉鄰羨慕的目光。錢多的人家多包幾場，錢少的人家也要撐着場子，包上一場放一放。遇到婚嫁這樣的喜事，看電影的自然更是喜上加喜。而那些過白事的人家，一般都是家里有高齡去世的老人，由於年歲已高，早已是兒孫滿堂了，他們家的白事也就成了半喜半憂了，雖是白事，

也一樣不影響大家看電影的情緒。這時候，看電影的并不局限於本村，方圓幾里地方的人都會趕到。只要得到可靠消息某某村誰家過事放電影了，方圓幾里村莊的人們都會奔涌過去。有時候看完電影就着月光回家已是半夜三更了。這時候大人訓斥的理由是非常充足，我們只有默默地聽大人訓斥，下次若聽到有演電影的地方還照樣去，早把

大人的訓斥忘在了腦後。

那時看過的電影很多，內容記不住了，但電影名字到現在我還記得非常清楚。我們小孩子們喜歡看的大多是武打片像《少林寺》、《木棉袈裟》、《黑匣子喋血記》等，看了之後，我還自制了沙袋，吊在我家的核桃樹上，每天放學總不忘練幾拳。還有戰鬥片《解放石家莊》、《血戰臺兒莊》、《地道戰》等。這些讓我們了解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史。以後，隨着時代的發展，一些反映改革開放的影片也搬上了銀幕，像《喜盈門》、《咱們的牛百歲》等，這些影片都給了我很深的印象，到現在想起來，仍然懷念那些天天惦記着看電影的时光。

時代在變遷，電影也在不經意間發生了變化。世紀之交，為了保障廣大農民的基本文化權益，國家提出，在 21 世紀，在廣大農村實現一村一月放映一場電影的“2131 計劃”。響應國家的號召，當年的放映員們，由於對電影熾熱的愛戀，毅然決然地加入了農村公益電影放映隊的行列。如今，公益電影放映員們領回了一部部優秀的國產影片，在一個個寬敞美麗的農村文化廣場上次第放映。新上映的影片，比起當年的電影，無論是劇情設計還是拍攝技術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可是，轉眼進入的二十一世紀，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電視、電腦、智能手機、網絡迅速地進入了千家萬戶，各種電器應有盡有。人們足不出戶便看到了各種電視節目，還有各種老年人愛看的戲曲和小孩子們愛看的動畫片。你可以坐在舒適的沙發上，喝着茶水，吃着各種水果、點心……手里拿着遙控器，百十來個臺任你挑選，任你擺弄。還可以在電腦或者手機上，只要在搜索欄輸入你想要的電影或者是電視劇名字，立刻就會找到這個電影或者電視節目，方便至極。盡管公益電影再也不收一分錢的電影票錢了，可是搬着小板凳前來看電影的人卻越來越少了。前段時間，我回到村里，也曾碰到過幾次公益電影放映員來放電影。晚飯過後，也如當年一樣，我提着小板凳坐到了銀幕前面，看着周圍稀稀疏疏觀影者，看着面前無精打采的放映員，再也找不到當年在打麥場上看電影的那種興致，那種樂趣了。

當年擠破頭去看露天電影的情景，只能長久地留在了我們這代人的心中，或許，農村公益電影放映，經過 20 多年的嘗試與實踐，又到了要改革的時間了。

作者簡歷：

木石，原名柴岩，甘肅寧縣人，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，供職於甘肅省寧縣縣委宣傳部，生於上世紀 70 年代。愛好讀書、旅遊和寫作，喜歡以文會友，常常和文朋詩友一起徜徉在文學殿堂，樂此不疲。曾有多種體裁文學作品散見於國內各大報刊雜誌和網絡平臺，並多次在國內各類文學大賽中獲獎。

來個扯樹辣椒

馬上要秋分了，又恰逢第二個中國農民豐收節，稻花香里說豐年，各地都舉辦各種各樣豐富多彩、別具一格的慶祝活動。委實秋天是收穫的季節，水稻、板栗、蓮藕、花生、脆棗、紅薯等，都是在這個季節瓜熟蒂落，讓人飽口福的同時也感謝天地萬物的恩賜。這些新鮮的農作物走進市場，一般都能夠賣個好價錢，農民數着手中的鈔票，也不忘給家人增添一兩件新衣裳。

扯樹辣椒，顧名思義，就是要栽種下一季節蔬菜了，便將辣椒樹用力從泥土里扯出來，那些還沒摘下來辣椒就是扯樹辣椒。記得小時候，一旦深秋時節，氣溫干燥，枯旱少雨，菜地里的辣椒樹便少了雨水的滋潤，往日綠油油的葉片開始枯黃，枝丫耷拉着頭。辣椒也停止了生長，瘦瘦的，短短的，大的不過拇指粗，小的不及小指大，長的不過中指，短的不及青豆，摘下來放一起簡直就是“三不爛齊”。這時的扯樹辣椒有種曲終人散歲月沉澱後的鮮嫩，顏色少見火辣辣的大紅，幾乎清一色的淡綠，天然去雕飾的本色實在是惹人憐愛，逗人喜歡。

往往這個時候媽媽就開始施展她的廚藝。扯樹辣椒不用刀切，只需刀背輕輕一拍，蹦出幾顆辣椒籽，它便禁不住那份恰如其分的母愛力量而粉身碎骨了。我們點燃曬干的辣椒樹枝，用柴窰將鐵鍋燒紅，媽媽倒出一勺土茶油，燒沸後將扯樹辣椒倒入鍋中，“滋滋溜溜”一股嗆人的油煙升騰而起。然後媽媽揮舞鍋鏟幾番翻炒，和入大蒜子、豆豉、鹽和調料，余點水，一股人世間最撲鼻的香味便滿屋飄散開來，一直飄到左鄰右舍，讓整個屋場的人都聞到了辣椒的香味。

一般也是在秋收時節扯辣椒樹。爸爸將收穫的稻穀在地坪里用曬簾晾干，然後用風車吹淨空殼和稻草屑，飽滿的谷粒就可以顆粒歸倉了。而我和姐姐、弟弟往往就在曬簾上打滾，有時候躲進卷起來的曬簾，讓爸爸媽媽找不到人，直呼乳名“伢子快回來煮飯”。

媽媽端出了這豐碩秋天里香氣撲鼻、秀色可餐的一道菜。如果生產隊的碾米房開足馬力，我們還能嘗到新米飯，喝到筲箕撈飯後黏稠的新米湯。一碟扯樹辣椒，一碗南瓜，有時打牙祭還有煎雞蛋、蒸油渣，開胃爽口，我們姐弟三個都吃了個肚兒圓圓，也蹭蹭增高長個，長大成人。

扯樹辣椒并非特別辣，因為生長過程中營養不充分，肉質也不脆和厚，口感有點韌皮，甚至還有點淡淡的甜味。喜歡吃扯樹辣椒，是因為生命中的這道菜如同親人，會用最樸實直白的語言與你交流，是因為生命中的這道菜如蹉跎歲月，會用最悠長平淡的揮手和你再見。

女兒去加拿大快兩個月了，每天牛奶面包讓她禁不起懷念家鄉的米粉和剝辣椒了。好在有朋友去那，順便捎帶了幾罐媽媽做的豆豉辣椒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，無論負笈還鄉，還是遠走他鄉，一見到辣椒我想大家都會禁不住眼睛發紅。而扯樹辣椒，作為辣椒大家族里毫不起眼甚至上不了臺面的角色，一直在我心頭瀰漫。

毛澤東主席有句名言：不吃辣椒不革命。“地球人”都知道，湖南人餐桌上怕“不辣”。不管青紅，我愛辣椒，更珍惜那難得的扯樹辣椒。有空，我們一起去嘗一嘗扯樹辣椒吧，而且一定要自己親自去扯，親自去炒，這樣味道才會正宗，才回味無窮，永不淡忘！

記于：2019 年 9 月 21

作者系：湖南省瀏陽市關口街道辦事處黨委副書記、政協聯絡處主任劉佳富。

